



家園消逝 帶不走的情感

2012-03-18 記者 洪欣慈 文



兩年多前，莫拉克颱風挾帶著狂風暴雨，在全台各地造成重創，其中又以屏東及高雄災情最為慘烈，至今仍舊記憶猶新。災難發生後，必然留下深刻的傷痛，如何重建，顯得十分重要。行政院在莫拉克風災後，特別擬定《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》來協助災區重建，而這份條例，即將在今年效期屆滿，成效待災民及社會各界審視。其中又以委任慈善機構建設的永久屋入住議題最具爭議，這幾年陸續也有影片以不同觀點來紀錄永久屋的發展。

大愛永久屋 家的未來藍圖

大愛電視台在風災剛滿一周年（2010）時，特別以高雄縣南沙魯村民韋虎的災後真實故事為腳本，拍攝了四集短劇《再見南沙魯》。內容敘述韋虎一家人在歷經風災劇變及家園全毀的衝擊後，如何重新找回屬於自己的「家」，來繼續延續生活。影片剛開始，先描繪韋虎在風災前的生活，透過許多對話互動，可以看出布農族與自然同居的觀念及村民之間緊密的情感。對比風災過後，居民被迫遠離家園，遷到工兵學校暫時避難，家不成家，對於許多族人來說，是十分難以接受的，從尤勞·尤幹飾演的韋虎臉上神情，便可感覺到他身為一家之主的重擔及對失去家園的留戀不捨。

在家園已無法復原的情況下，入住永久屋，是片中想要傳遞重新找到家的方法。在影片後半段，韋虎透過慈濟的幫助，以工代賑，親手打造未來即將進駐的家園，而最後，隨著杉林區大愛村的永久屋落土完成，南沙魯村的村民似乎也終於在山下，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落腳處。由於此作品是由慈濟拍攝出品，角度上也賦予了永久屋一個充滿希望的形象，在片中蓋房子的片段更以英雄式的勵志配樂來刻劃，加上拍攝時間點尚為永久屋政策初起步時，劇中永久屋的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美好。但隨著時間過去，問題也開始浮現，各區都開始有居民選擇遷出，寧可回到危險的山上，也不願再繼續住在永久屋裡。

《再見南沙魯》精選片段。（影片來源／YouTube）

在路上 尋找家的方向

在近期才剛落幕的女性影展中，由陳安琪及余欣蘭兩位導演共同拍攝的兩部莫拉克風災紀錄片《換我來說》及《在路上》，則以實際面臨遷村的災民角度出發，透過大量的訪問及討論會片段，以影像紀錄屏東縣好茶村的魯凱族災戶的心聲。本身是好茶村居民的陳安琪，與大學時期的好友余欣蘭，兩個年僅25歲的小女生，對影像本是全然的陌生，但源於對部落文化保存及族人居住的關懷，仍選擇運用鏡頭來呈現永久屋建造後的後續問題。

《換我來說》及《在路上》是兩部具承接性的紀錄片。《換我來說》全長度只有短短的15分鐘，但在這15分鐘中，也讓觀眾對永久屋的問題點有了初步的了解及認識。片中所記錄的多半是關於永久屋討論的會議片段，在冗長的會議中，導演在發言的選擇上，較著重在居民的意見呈現，這也是《換我來說》片名的主要意涵。余欣蘭說，會取這樣的片名，是由於在永久屋這個議題上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／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／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／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／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／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／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／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／人物

，大部分人聽到的，多半是政府或是媒體的說法，但鮮少直接聽到族人的想法，她希望透過這部片，能夠讓災民的聲音有機會表達。

《在路上》則將議題表達得更完整且純熟。片子一開始，便以一位魯凱族媽媽的母語自白開頭，沒有多餘的配樂，純粹的語言與媽媽臉上的眼淚，流露出失去家園及土地的悲傷，令人震撼。整部片以兩個家庭做為敘事主軸，分別傳達住進永久屋及回到山上兩個不同選擇的考量，但不論是怎樣的選擇，背後都是希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，而那條聯通山下山上的「路」，串起的是族人對故鄉新家兩邊的掙扎。



《在路上》所呈現的是風災過後，受災戶在尋找家園時的流浪與徬徨。（圖片來源／台灣女性影像學會）

不要住所 要的是家

透過《再見南沙魯》的呈現，永久屋原本的初衷，應是希望能夠將原住民族群失去的部落，在山下重新建立起來，片中也提到會有教堂、活動廣場，來維持他們原本的生活面貌。但從《換我來說》及《在路上》這兩部片中，看到的卻並非如此。條例中明確寫到，如要入住永久屋，便需放棄山上原有土地及房屋，以維護公平正義原則。但對原住民來說，要輕易放下與土地的緊密連結及深厚感情，並不容易，且從審查機制來看，便忽略了原住民族大家庭的特性，以僵硬的法制，強迫族人必須要做家戶明確的切割，許多人因此至今仍未申請到永久屋的居住權。

就算申請到永久屋，居民也僅能擁有居住權，而無法擁有實質的土地產權，要耕地、經營生意，都須經過主管單位同意，沒有自主權及保障，許多居民想靠耕地種植維生，也無法實現。對原住民生活方式也有許多限制，例如不可飲酒等，雖是一番美意，但卻可能忽略了原住民本身文化的特質。

這幾部影片，表達的觀點可能不同，但都共同傳遞出一股對家的堅持與渴望，對部落來說，家的概念不是只有一家人，而是整個村落。但永久屋究竟提供的是「遷村」還是「安置」，看似差異不大，但對原住民來說，意義相差千里。永久屋的種種問題，仍待政府、慈善團體及社會大眾關注及深思，這也是陳安琪導演選擇影片記錄所希望達到的初衷。

風災過後，除了面對傷痛，漫長的重建之路，才正要展開。片中傳唱的古調歌謠，一字一句道出的是對家園的思念。就算原有家園已無法復建，如何讓族人的歌聲能繼續保存並繚繞在屬於他們的土地，成為重建路上不容忽視的一環。



瑪家農場為好茶村民預定入住的永久屋位置。（圖片來源／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）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[關於喀報](#) [聯絡我們](#)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